



# 禮拜六第一百十一期目次

汽車之神秘(小說)……………鍾根

紫蘭花片(瑣記)……………周瘦鵠

我(小說)……………張碧梧

餘味錄(俳言)……………陳小蝶

手(小說)……………周瘦鵠

虎林圍圍別錄(閒話)……………江鏡心

最後之一秒鐘(小說)……………赤羽

借酒錄(雋語)……………章巨摩

春去無痕(小說)……………江之華兮

鎖空樓憶語(雜錄)……………空我

二老人(小說)……………徐卓呆

歐屑(譯叢)……………孫廬

禮拜六之花(小說)……………達紆菴

小明月龜筆賸(瑣記)……………范君博

黃土(小說)……………俞麗雲

夢中忙話(小說)……………張枕綠

宋園鬼影記(談片)……………瞿堂

歐戰瑣譯(譯叢)……………明造

題目與作品(閒評)……………枕綠

斷指黨(小說)……………程小青

## ●汽車的神秘

鈍根戲作

人家說上海只有兩個半滑頭。如今又新出了一個了。那人性胡名剛仁。他老人家也算是個老上海了。可是上海的風氣專在表面上看人。高低所以當滑頭的人第一要場面闊綽。近幾年來上海盛行了汽車。外國名字叫做甚麼。磨禿措我也曾請教過一位露天通事。這三個字怎樣解釋。他說磨是磨光的意思。禿是光頭的意思。措是措油。你想磨光的禿頂上再措了油。不是大滑而特滑麼。所以大滑頭胡大人也有一輛汽車。他這輛汽車比衆不同。却有三種用處。白天坐着出去拜客遊逛。晚上就睡在汽車裡過夜。因為他沒有住宅。也沒有家眷。祇有一個兒子。他就下了一道委任狀。委他兒子爲汽車天。這也是他內舉不避親的好處。譬如老子當督軍的。得任兒子做師長。老子當司法總長的。得任兒子做次長。那麼老子當坐汽車人。何妨叫兒子當汽車夫呢。閒話少說。且講胡大人的朋友。因爲胡大人是汽車出入的闊人。大家想巴結他。今天請他吃四川館子。明天請他吃福建館子。後天吃北京館子。再後天吃番菜館子。忙得胡大人終年吃人家的飯。他令郎便照例拿人家的車飯錢。一天兩頓。拿人家六角八角錢。一個人用不了。還得分給他老子作零用。也算是一些孝意。但是汽車用的甘司令。每天也得花七八毛錢。又教誰佔給呢。他們父子倆却有一個挺好。

的主意。只要把一隻破舊的車胎裝在輪盤上開駛到熱鬧地方故意和人家的汽車輕輕碰撞。他們父子倆便放聲大叫車壞了。車壞了忙跳下車來拉住人家的汽車夫說。請警察跑過來一看果然胡大人的車胎給擦破了。那一輛車却沒有壞。少不得攬到警察廳去。廳官問悉情形自然判令兇手汽車賠償。苦主汽車的車胎共計價銀四十兩。也有不願到警察廳去當場掏出賠款給胡大人的胡大人。每得到一次賠款。就足夠兩個月的汽油費用了。有時他也感到那個老方法用得太多。了。怕有敗露。就另換一個新法子。他引誘沒有汽車的朋友借用他的汽車。借用的時候他令郎就把舊車胎裝上了。走到半路只聽得砰的一聲。汽車夫大叫車胎壞了。接着愁眉苦臉的說如何回去見得主人。借車的瞧了好不慚愧。只得賠償他錢。叫他趕緊配好。還央他別告訴主人。那裏曉得這一局還是他令尊翁使的妙計呢。有一天是桃花生日。大凡命裏犯桃花星的人都到龍華道上去賞桃花。胡大人也是裏頭的一分子。直到上燈時候纔回上海。一路上汽車連接不斷。也有一個瘦子獨坐一車。東搖西晃的。也有十幾個胖子擠了一車。好像屠宰公司裝運牲口似的。也有汽車夫自己坐了主位。另外雇用外國人替他開車的。也有財氣滿面的狗拱肩曲背坐着人倒做他車夫的。胡大人坐的車前面是一輛朱漆嶄新的轎車。裏頭電燈明亮。裝潢華麗。坐着一個婦人滿

頭鑽石衣服鮮豔時時回過頭來從玻璃窗裏偷看胡大人胡大人定睛一瞧那婦人濃施脂粉媚眼橫飛但已滿面皺紋估量他芳齡足有六十來歲了胡大人心中一動便有些神迷志蕩起來若論胡大人平日他常遇着年輕女子百般勾引他但他從沒有動過心惟獨今天邂逅這位老太太倒有些情不自禁了說時遲那時快汽車嗚嗚嗚的一陣放屁早到了四馬路那老太太回頭向胡大人一笑車就在一家中西菜館門前停了胡大人不敢怠慢忙叫車夫少爺也把車停了自己跳下車去見那老太太已跨進菜館門口胡大人緊跟着進去掌櫃的忙站起來陪笑招呼道是兩位麼定了房間沒有老太太搖搖頭掌櫃的又陪笑道那麼請到十三號裏坐罷當下就有一個跑堂西崽在前領路直到十三號門口拉開短門讓二人進去老太太不由分說一屁股坐了主席胡大人便用手在老太太肩膀上一推道這兒該我坐纔對呢老太太回頭看了胡大人一眼道算了罷你這一推讓倒給西崽們瞧了當我們是甚麼樣人咧胡大人一想不錯只得就旁邊客位裏坐下老太太點菜已畢便問胡大人尊姓大名府上那裏胡大人最怕人家問他住處支吾良久只說了姓名接着還問老太太太太太太賴子一扭笑道你不肯告訴我住處我也不告訴你我姓林你只叫我林妹妹罷胡大人聽了不知如何喉嚨裏忽然作癢哇的一聲把纜吃下去的湯魚雞肉直衝出

來吐了一桌子忙按電鈴。教西崽進來收拾。兩人吃完了夜飯。林太太約胡大人。明晚大舞台看戲。胡大人答應了。明晚九點鐘時候到戲園子裏一瞧。有一間花園錦簇的包廂。空着門外挂一塊林公館定四大字的牌子。胡大人問明案目便進去坐下。過了一會。林太太纔來前後簇擁着兩個案目。攬臂捧屁的直擁到包廂裏。忙着接衣服。擰椅。擰上手巾。拿銀茶壺。重砌好茶。上瓜子。水果。遞香煙。代擦洋火。鳥亂了一陣。纔噓着嘴。越越的退出去了。林太太瞧見胡大人微微點了點頭。低說了聲。你來得好。早便從手袋裏掏出一面赤金小鏡。一本小簿子。左手拿了小鏡。右手從小簿子上扯下一頁白紙來。只管抹臉。好像出了恭。抹手紙似的。抹了好久。纔放下鏡子。簿子。拿起香烟。放進兩片老櫻唇裏去。含着又裝出滿面春風的。和胡大人談。談裏談着。臉上笑着。還要把兩隻眼珠。滴溜溜的向四處亂轉。滿戲園看戲的人。被他的眼光和滿頭鑽石光一泛。大家都像中了催眠術。呆的瞧着他。幾乎把看戲的本分都忘了。胡大人心中暗暗歡喜自己。誇獎眼力不錯。當夜看完了戲。林太太便約胡大人。明天到新世界會集一塊兒回家去吃夜飯。胡大人暗自喝采。好順手的賣。買到得。明天兩輛汽車。從新世界開駛往西。又轉灣往北。胡大人坐在林太太車裏。胡少爺一個人。掌着自己的車。在後相隨。約摸走了半個鐘頭。到一所大洋房門前。停了。林太太和胡大人下車入。

內。丟。下。兩。位。車。夫。那。林。太。太。的。車。夫。便。引。導。胡。大。人。的。車。夫。把。兩。輛。車。開。到。後。邊。車。房。裏。放。好。了。兩。個。人。竟。到。附。近。一。家。館。子。裏。去。吃。喝。去。了。胡。大。人。跟。着。林。太。太。一。路。進。去。瞧。不。盡。的。棟。宇。輝。皇。陳。設。富。麗。直。到。樓。上。一。間。大。房。內。只。見。有。許。多。男。女。擠。在。一。張。桌。子。上。賭。錢。林。太。太。拉。着。胡。大。人。進。去。噴。裏。喚。道。你。們。瞧。着。我。請。了。一。位。客。人。來。了。中。有。幾。個。女。客。聽。了。回。過。頭。來。笑。答。道。好。好。快。下。注。罷。莊。家。正。在。瘋。的。不。得。了。哩。林。太。太。便。叫。胡。大。人。快。壓。胡。大。人。苦。於。身。邊。沒。有。多。錢。勉。強。壓。了。幾。塊。林。太。太。瞧。着。不。耐。煩。道。你。這。樣。扭。扭。捏。捏。的。賭。到。明。天。也。贏。不。了。幾。個。錢。你。若。沒。有。帶。錢。我。借。給。你。說。着。掏。出。一。把。鈔。票。扔。給。胡。大。人。胡。大。人。接。過。來。盤。攪。了。一。會。也。沒。有。甚。麼。輸。贏。忽。見。林。太。太。眉。頭。一。皺。說。聲。不。好。我。得。屋。裏。去。一。踰。再。來。胡。大。人。見。他。去。了。自。管。用。心。下。注。誰。料。不。多。一。刻。錢。輸。完。了。等。林。太。太。老。不。見。來。胡。大。人。呆。呆。坐。着。直。等。到。莊。家。收。場。了。林。太。太。還。不。來。便。問。一。個。女。客。林。太。太。怎。麼。還。沒。有。來。那。女。客。把。他。渾。身。打。量。了。一。下。冷。冷。答。道。想。必。回。家。去。了。胡。大。人。心。裏。一。驚。道。這。不。是。他。家。裏。嗎。那。女。客。笑。道。誰。說。是。他。家。裏。呢。胡。大。人。跳。起。身。來。往。外。就。走。下。了。樓。跑。大。出。門。外。一。瞧。林。太。太。的。汽。車。沒。有。了。自。己。的。汽。車。也。不。知。去。向。尋。到。後。邊。車。房。裏。空。空。如。也。胡。大。人。叫。聲。阿。呀。心。知。着。了。這。兒。沒。有。別。法。只。得。去。報。警。察。局。局。裏。的。警。察。官。正。在。審。問。一。個。少。年。醉。漢。胡。大。人。從。旁。一。瞧。正。

是他的令郎忙上前告訴警官又把失車情形說了一遍警官吩咐等那醉漢醒來再行細問好容易等到半夜過後那位胡少爺纔醒了過來但是警官睡了胡大人只得先自究問原來胡少爺在這三天以內和那位林太太的汽車夫做了朋友并且察出他是個女子厮伴得火熱了所以肯丟了車跟他去喝酒兩下情投意合的當兒不免多喝了幾杯那酒裏不用說是給那女車夫下了蒙藥所以喝得爛醉如泥女車夫便託故走了胡少爺只顧歪着不走又不給酒錢纔吃那館子主人送到警局來了胡大人連連嘆氣但還不曉得那女車夫就是林太太的令愛千金去年他令愛裝做主人他裝做女僕好一位少年美貌的女主人自己開車帶着女僕到一家珠寶行裏買了許多金剛鑽叫行裏派人送到公館裏去拿錢那行裏掌櫃的是老於世故了忙挑選一個頂漂亮的少年夥計拿了一包鑽石首飾跟着這女主願同去女主願身上有的是香水夥計貼緊的並坐在他身旁給那股香氣薰得迷迷糊糊的早已失掉一半知覺及到了女主願府上女主願直領他到一間臥房裏坐下女主願臉兒紅紅的對他一笑說聲暫時失陪竟自去了再也不來那夥計非但收不到錢反被那屋主人拿住當賊辦吃了一場官司纔算完了林太太暗暗把鑽石的鑲墊都換了花樣那輛汽車也換漆了紅色重向巡捐局報捐編號又把小姐變做了蓬頭垢面的車夫所以人



家都辨不清楚了。如今他騙得胡大人的汽車，不知又得換甚麼顏色，改甚麼號頭，賣給甚麼人咧。只可憐胡大人滑頭事業，應用的惟一工具從此失掉了。

鈍根曰：此篇雖屬遊戲，然目下世情實是如此。一般受騙之人，無不先自種其惡，因於貪妄之一心，滋可懼也。

### ▲紫蘭花片

周瘦鵲

寒雲主人於晶報中徵求滑稽答案，以紫羅蘭爲上海星期六之花，因予號紫羅蘭菴主，而又纂輯「禮拜六」也。薄命花得此嘉謚，身價十倍，惜花時已過不復能見其珠香玉笑，徒呼負負。明春三月當以千朵贈寒雲，藉爲紫羅蘭稱謝也。

三年以還，閨人冬衣，率尙旗袍。始作俑者爲北里中人，一時歌浦粉黛，盡如白山黑水間人，亦奇變也。吾友倚虹嘗賦一絕云：皓腕搓酥，潔似霜。北風一夜，玉肌涼。盈盈十五江南女，競作胡姬塞上裝。予每喜誦之。

紐約大歌場中，一日有妙年歌女，歌豔曲「入吾臂間而吻吾」(Come to My Arms and Kiss Me)。珠喉嚦，嚦如夜鶯，弄吭明波，流盼適及一少年，少年遽起，超躍登臺，擁歌女而吻之。觀者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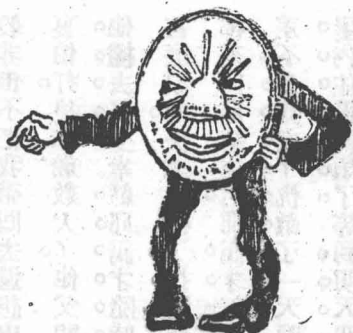
譚捉齋官裏去罰錢十二先令。少年名莎邱。C. Richter 年十九。爾聞女屢言入吾情。爾吻吾  
一時心神若醉。故出此云。

王西神小詞。明雋無雙。所作如神。女拈花。隱約嬌雲。間嘗見其喝火令。丙辰三月廿一日作云。蝶  
夢還圓。否龍飛出骨。無窺簾燕子。錯相呼。怎地空房小膽。耽閣繡工夫。對面嫌人道。回身倩影扶。  
含羞寄與十眉圖。試問而今果否悔。當初試問而今。便把當初悔了。又何如。玩其意。似有本事在。  
以一銅幣。市山楂糕。截爲二圓麵包。上勻敷之。風味不亞於西土梅醬。橘醬之屬。價尤廉。晨興苦  
飢。輒以此果腹。發明者爲吾友唐鏡元。甚可嘉尙。予嘗笑語之曰。君此舉亦維持國貨之一端也。  
鏡元爲之莞爾。鏡元嘗留學英美。習攝影術。今任申報製版部長。

### ●我

張碧梧

我是件甚麼東西。有這般大的勢力。昇平的世界。爲着我動了干戈。萬靈的人類。爲着我起了紛擾。  
父子之恩。兄弟之愛。夫婦朋友之情。一概都可以斷絕。却都費盡心血。氣力。搶我到手。又鞠躬盡瘁。  
肝腦塗地的保守着我。祇要他們一天不死。就一天不肯放鬆我。一步人家常說。美人有顛倒衆生  
的魔力。我的容貌可醜陋極了。還有些兒臭氣。但是我近代的子孫也生得紅紅綠綠。很爲好看有。



些美人兒的形狀。我的勢力也就一天大似一天。慢說可以顛倒衆生。簡直能殺傀儡衆生。換一句

話說就是世界和人類都虧我維持着。我畢竟是件甚麼東西。有這般大的勢力呢。我既有了這般大的勢力。自從我出世以來。直到今日。就不知造下多少罪惡。如今我說出幾件罪惡來。做我的懺悔史。做世界人類的龜鑑。你們可以爲好嗎。

邱鶴才本是個窮人。我和他很不要好。一天到晚。難得到他那裏去一次。但他並不怪我。却想出種種方法來拉攏我。我的心腸本是軟硬無定。有時硬。將起來。任你凍死。餓死。我也不肯出一些

力。救活他們。有時軟了心腸。禁不得人家拍一回馬屁。我就高高興興的隨着他去。如今我見邱鶴才這樣拉攏我。我覺得情不可却。就漸漸到他家裏去了。他借着我的勢力。也就慢慢闊綽起來。住的是高大房屋。穿的是綢緞衣服。他飲水思源。自當十分感激我。他就出了重價。代我買了一所鐵屋。把我安頓在裏面。這鐵屋可安全極了。風吹不進。雨打不進。就是外面用火燒。也不能傷我分毫。我說到這裏。想起一句話來了。人家常議論我是個諂媚之徒。慣喜調有錢的人家裏去。要曉得

我

並不是諂媚他們。祇因到了他們那等人家，纔有鐵屋住。我纔可以安穩。若到窮人家裏，不過把我藏在那腌臢的衣袋裏罷了。邱靄才能這樣體貼我的意思，請我住那萬全的鐵屋。我自然就安心住下了。再說我的生育程度，多寡很不一定。有時一年當中生育不出幾個子孫，來有時一天當中就生出多批。我在邱靄才家裏就生育得很多，不到十年我子孫的數目，若照算術的程式列起來，已有了六位了。邱靄才見我生育得越多，他越快活。可是他那兒子名叫阿福的和我，却似有仇一般。非但不把我帶回去，還想想法子攔我出來。邱靄才自然不捨得我，着實打了阿福幾頓。阿福那裏怕打，後來歲數大了，他父親也不能時常打他。他格外公然無忌的和我做對我的子孫，不知被他攔去多少。幸虧邱靄才隨時收回，那鐵屋裏面的數目，還未見減少。邱靄才見他兒子這樣氣得甚麼似的，後來氣極了，把阿福關在家裏，不許出門。阿福竟有本領逃出去，在外面欠下了債。人家都來向邱靄才討，邱靄才怎肯把我輕輕的送給人家。於是就生出許多口舌。他們父子倆爲着我，差不多竟成了仇敵了。一天晚上，邱靄才已經睡了，阿福走過我的鐵屋前面，忽然向我道：「你在這屋內住得膩煩了，等到明天我請你出來，隨我到外邊去頑。我知道他又要和我尋事，不去理他，他也不再說甚麼。」就在桌上倒了一杯熱茶，背着他父親在懷裏掏出一個小紙包，隨即把小紙包解

一〇

開將包中的不知甚麼物件倒到熱茶裏，用手指和了一和，就端到他父親牀前，喊醒他父親道：我方纔煮了一壺濃茶，恐怕父親睡得口渴，特地倒來一杯。父親就喝了罷。邱靄才偏着身子，呷了一口道：這茶怎麼這樣苦口？阿福楞了一楞道：我放多了茶葉，就煮得濃了些。邱靄才糊裏糊塗，就把那杯茶都喝完。阿福也就走開去了。不多一會，我只聽得邱靄才在牀上嚷着腹痛。他家裏的人還未及來問他怎的，他早已大喊一聲：「一命嗚呼了！」到了第二天，阿福果來開了我的鐵屋，把我的子孫帶去不少。以後天天來帶我看這情形，知道此間不能久住，祇好住一天算一天。罷後來我聽說有人疑心邱靄才之死是阿福謀害的，我聽了這話，就想起那天晚上阿福倒茶給他父親喝的事。阿福定是個兇手，可恨我不能說出做個證人。但是天下事要得人不知，除非己莫為。到得後來阿福的鬼計還是被人家識破，捉到官廳問明口供，定了罪名。唉，邱靄才若非爲着我何致被他兒子害死？阿福不是爲着我，又何必謀害他父親？這一件驚天動地的弑父案，簡直是我成功的，我的罪名不是也很大麼？

王佐成今年七十多歲了，擁着幾十萬的家產，是那一城中數一數二的富戶。但當他四十歲的當兒，還不過是個小商人，並沒甚麼積蓄。那時他已有一個兒子，大的名叫國樑，小的名叫國棟，都是

我

二十歲左右的人了。他們兄弟倆很篤於手足之情。國棟嘗向國棟道：「我們家裏既無恆產，父親又是四十歲的人，將來與家立業的責任都在我們兄弟的肩上。我們必得互相勗勉，互相幫助，學個職業，多賺幾個錢，回來養活父親，使他老人家享些晚福，纔是我們做兒子的道理。」國棟道：「正是。我們應當如此。」我的年歲輕些，各事還望哥哥督率着他們兄弟倆。這般友愛，這般識大體，一家都很稱贊。又說：「佐成有了這般好的兩個兒子，後福正多着呢。」後來國棟做個小學教員，國棟學習錢店。雖都有個職業，但月得甚微，儘自活罷了。佐成却老當益壯，老運亨通，做起生意，無往不利。不上幾個年頭，很積下些錢。俗語說得好：「長袖善舞，多財善賈。」佐成有了雄厚的資本，做生意就格外活動。直到如今，家財已有幾十萬了。國棟不願再坐那教員的冷板櫟，國棟也不願再學那無聊的錢業，都辭歇回家，任他們的父親東奔西走，百計經營。他們却擺起公子哥兒的架子，坐着享福。國棟還時常出去頑耍，嫖咧賭咧，無一不喜歡。他在錢店裏看見洋錢鈔票很多，不算甚麼回事。眼界本就看得很高。如今自己又有了錢，格外把錢看得容易。用去一百八十毫，不放在心上。照理呢，國棟應當勸勸他，他或能覺悟。國棟非但不勸他，反而看不得他，心想：「他照這樣用法，一年不知要用去多少。」雖說用的是父親的錢，但父親的錢將來却是我們二人名下的。如今他多用一百元，暗地

裏我就受了五十元的損失。我雖無法叫他費用，却也不甘心望着他用。不如我也來用，還可扯個平均。國樑打定這個主意，也就嫖賭起來。他們向佐成要錢，佐成不肯給，就在外邊借。說明等佐成死了還錢，他們越借債務越多，虧空越大。兄弟倆的意見也就越過越深。後來佐成死了，國樑國棟好不喜歡，以爲從今以後各有財產，自主之權，不怕彼此侵蝕了。佐成還未出殯，他們就提議分家。分家的時候，我說你吞沒了家產，你又說我暗藏起契據，你爭我奪，鬧個不休。族長公親那裏調停得下，二人就到官廳裏打起家務官司來。大凡打家務官司的人，都有些財產官廳裏就故意遲遲判斷，剝削他們的錢財。所以國樑國棟打了三年的官司，也沒見個輸贏。可是用去的錢已着實不少。兄弟倆已成水火，各不相容。從前說的那互相勗勉，互相幫助的話，頭早已忘却。一些影兒也未留着。唉，使佐成不發財，他們兄弟或能各勤所業，終生維持着那種友愛，做個患難相助的兄弟。祇因佐成掙下幾十萬的家產，就引起了他們患得患失的心，斷送了他們兄弟的友愛。這樣說來，不又是爲的我麼？我的罪惡可真大極了。

梁淑文和宋玉如結婚的時候，他正在一家大公司辦事，每月進款有二百多元。他們夫婦要好得甚麼似的，那些情投意合，如膠如漆的話頭，拿來形容他們很爲確當。每天淑文從公司裏回去都

我

得攜着他夫人的手在附近公園裏閒逛一回。逢着星期更是僱了汽車陪他夫人出去游玩。見有時新的手飾或是漂亮的衣料不問價錢多少都得買回來給他夫人穿戴。凡是他夫人心愛的東西沒有不竭力辦到。喜得玉如心花俱放。覺得淑文真是他的如意郎君。過這種甜蜜的光陰。惟恨人生百年時間太短。倘能千年萬載那纔彀得消受呢。玉如嘗向人說道。人家常說人生不幸纔做了女子。其實女子能嫁到像梁淑文這樣的丈夫。真有享不盡的福。說甚麼不幸呢。後來淑文爲了些事被公司裏辭退出來。一時又沒得着別的職業。就閒坐在家裏。先前既無積蓄。如今便覺困難。汽車不能坐了。手飾衣料不能買了。還不時的向他夫人討些手飾變換支用。他夫人心裏老大不舒服。他愛他丈夫的情意就漸漸移注到他的身上。一天到晚祇記念着我。再不把他丈夫放在心上。常常罵他丈夫是個無用的人。不能養活妻子。還靠着妻子度日。你們想夫婦之間到了時常吵鬧的境界。他們的愛情就可想而知。不上一年。玉如竟說淑文沒有養活妻子的能力。鬧着要和他離婚。淑文無法也就答應這一對情投意合如膠如漆的夫婦就此分散了。玉如能彀隨心所欲就愛他丈夫到極點。一遇困難就把他丈夫看得一文不值。和他離婚這雖是他自己的不是。然而也是我在當中撮弄呀。所以這也是我的罪史之一。

一四



我。還。有。一。樁。極。大。的。罪。惡。就。是。東。西。兩。半。球。上。有。許。多。國。家。都。亡。國。在。我。的。手。裏。祇。因。那。些。政。府。中。人。個。個。都。和。我。結。下。不。解。之。緣。你。也。搶。我。他。也。奪。我。性。命。可。以。不。要。却。不。肯。稍。為。放。鬆。我。把。我。搶。了。去。就。緊。緊。藏。在。他。們。自。己。家。裏。不。再。放。我。出。來。可。是。那。些。政。府。也。非。我。不。可。弄。得。無。法。祇。好。向。外。國。去。借。等。到。方。纔。借。來。那。些。人。又。一。閃。的。搶。個。精。光。於。是。越。借。得。多。他。們。越。搶。得。利。害。越。搶。得。利。害。越。不。能。不。借。那。麼。越。借。債。務。越。重。那。有。債。權。國。的。政。府。就。派。人。來。監。督。把。種。種。生。財。之。源。都。掌。握。在。他。們。的。手。裏。任。他。們。的。支。配。受。他。們。的。指。揮。這。個。國。家。就。簡。直。成。個。傀。儡。國。家。了。傀。儡。國。家。能。久。存。着。麼。自。然。不。久。就。亡。了。我。想。到。這。些。為。我。亡。國。的。慘。狀。很。盼。望。從。今。以。後。世。界。上。永。遠。不。再。有。為。我。亡。國。的。國。家。

唉。我。真。是。個。罪。大。惡。極。的。東。西。早。就。該。離。開。這。個。世。界。怎。奈。世。界。上。又。非。我。不。可。這。真。是。個。兩。難。的。問。題。折。衷。的。解。決。法。我。要。奉。勸。世。界。一。切。衆。生。倘。必。需。要。我。時。不。妨。運。用。我。的。勢。力。應。付。一。切。萬。不。可。十。二。分。戀。愛。我。把。我。看。得。比。性。命。還。重。那。麼。就。可。直。接。減。少。你。們。自。己。的。罪。惡。間。接。減。少。我。的。罪。惡。咧。

### ▲餘味錄

我

陳小蝶

一五